

世界主宰

——科学幻想小说

[苏亚·别利基耶夫] 著



地质出版社



世界主宰

——科学幻想小说

[苏]亚·别利亚耶夫 著

陆肇明、刘元蓉译

地质出版社

世界主宰

——科学幻想小说

〔苏〕亚·别利亚耶夫 著

陆肇明、刘元蓉 译

*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徐元蒂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

岳各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7¹/₁₆ 字数：160,000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版·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6,450册·定价0.65元

统一书号：10038·新12

《探索者丛书》出版说明

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空寂无人的月球、潜入万米以下的海底？为什么有人敢于扬帆驾舟、劈风斩浪横渡茫茫大洋，或者只身跨越无边无际的荒漠？在那毒蛇猛兽出没的丛林、在那冰天雪地的南北极又有多少勇敢的探索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

古往今来，无数的探索者之所以勇于献身、频创奇迹，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对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因为他们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造福于人类的烈火。为了追寻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真实面目，他们甘愿抛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莽莽的荒野，同野性未泯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们乐于在天文望远镜旁、电子计算机边渡过无穷无尽的不眠之夜。大自然的无穷奥秘，正是被这些勇敢的探索者一点一点地揭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类征服了自然，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断被推向新的高峰。

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当前，在建设“四化”，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胆识、有牺牲精神的探索者，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树更多的丰功伟绩。

为此，我们出版了《探索者丛书》。

《探索者丛书》以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勇敢探索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精神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

化事业为宗旨。

《探索者丛书》将为读者提供：世界著名的探险记和考察实录，以展示人类探索的业绩；百折不回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艺术家的文学性传记，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勇敢探索精神；生动有趣、科学性强的科普读物，以开拓读者的知识面；题材新颖、文笔优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和开阅读者的思路。

这一套以探险为主的《探索者丛书》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肖建亨同志担任主编，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广大科学工作者、科普作家为丛书提供著、译稿件，殷切地期望专家和读者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地质出版社 第四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 月 日

《探索者丛书》目录

1. 勇敢的探索者
2. 发光的人
3.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4. 世界主宰
5. 沉船岛
6. 找到面目的人
7. 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8. 飞人阿里埃利

内 容 提 要

大银行家哥特利布突然死于非命，他的弟弟，法定继承人奥斯卡尔偕全家跑来继承遗产。结果大出意料：遗嘱规定，全部遗产赠予与死者毫不相干的银行女职员伊丽莎白。

奥斯卡尔起诉法庭，指控遗嘱有诈：伊丽莎白为了消除男友绍尔的猜疑，决定放弃馈赠，并宣布与绍尔订婚。但正当法庭审理此案时，奥斯卡尔却突然撤回申述，绍尔与伊丽莎白也闹翻，最后伊丽莎白竟投入银行秘书斯蒂纳怀抱。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出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怪事，经过许多曲折，奥秘终于被揭穿。全书故事情节曲折，结局出人意料、引人深思。《世界主宰》不但是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目 录

第一部

1. 未飞的拿破仑	1
2. 火车轮下	9
3. 两份遗嘱	16
4. 幸福的未婚妻	20
5. 事情乱了套	26
6. 诉讼案	28
7. 继承人失踪	32
8. 玻璃大楼	36
9. 加薪百分之五十	41
10. 《手捧碎罐的少女》	46
11. 一次未遂的蜜月旅行	53
12. 晚上六点钟	61

第二部

1. 交易所里的恐慌	68
2. 强者制胜	74
3. 白色别墅	79
4. 大疯狂	87
5. 社会治安委员会	95
6. 出师未捷	102
7. 《特丽尔比》	111
8. 丧魂落魄区	116
9. “友好的援助”	124

10. 寻求同等武器.....	132
11. 莫斯科的发明家.....	140
12. 无声的战争.....	149
13. “极端有趣的一夜”.....	160
14. 戏演完了.....	176
15. 破碎的金鱼缸旁.....	183

第三部

1. 海滨小屋.....	193
2. 捕狮的猎手们.....	200
3. 施蒂纳和施特恩.....	206
4. 圣-桑斯的《天鹅》.....	215
5. 驯服.....	219

第 一 部

1. 未来的拿破仑

“施蒂纳，别把水溅到我衣服上！您根本不会划船。”

“唔，对啦！女士们逢到划船，总喜欢穿怕沾水的衣服，溅上几点水星子就会留下洗刷不掉的斑痕。”

“您的俏皮话不过是拾杰罗姆-杰罗姆的牙慧而已，是从他的小说《三人泛舟》里偷来的。”

“小姐，您真是博览群书！杰罗姆先于我得出这种观察结论，我又何罪之有？事实就是事实，虽说小船上的乘客不是四位，而是五位。”

“我们这儿只有四位！”艾玛·菲特在座位上插了一句。

“漂亮的金发洋娃娃，”施蒂纳回答，“杰罗姆小舟上的第四位乘客是条狗，我们船上的第一个乘客得数我的法尔克……”

“为什么是第一个？”

“因为它是个天才。法尔克！把手帕递给菲特小姐，没见她掉了吗？”

法尔克，一条漂亮雪白的猎狗，灵巧地一跃，送上手帕。

大家都笑了。

“这不都看见了，”施蒂纳得意洋洋，“格柳克小姐，嫁给我吧！咱俩办一个狗戏团到处流浪。我戴上小丑的火红假发，表演驯兽奇迹，您就卖票。请想想，日子有多安宁闲逸：观众人山人海，狗儿翩翩起舞，售票处银币叮当……散场后，咱俩大摆宴席，宴请那些忠心耿耿、妩媚动人的四条腿的朋友们。真是妙不可言！这比替卡尔·哥特利布干活快活多了。”

“非常感谢，可我不喜欢流浪生活。”

“唔……是因为您有资本，我高攀不上？”

“我有资本？……”伊丽沙白·格柳克有点莫明其妙。

“何必大惊小怪？您装出一副表情，似乎对自己的资本毫无所知。您有一头提香●笔下的维纳斯的美发……是天然颜色么？别把脸拉下来，我知道这是天然的。不过我愿意奉告，提香画的那些美女一向使用特殊的染发剂。据说某地还保存有这种染发剂的配方。瞧，您真是得天独厚。绝世佳人们的人工制造的美发一度曾使提香妙笔生花，这种美发造化居然不用配方就慷慨赐予了您……另外，您有一双明眸，湛蓝深邃！当然，它们绝不会采用人工染色……”

“够了……”

“您的皓齿宛如一串珍珠……”

“下面就该形容珊瑚色的嘴唇了，不是么？看来您倒不象乏味的银行家的秘书，活脱是个珠宝商行的推销员！我要以牙还牙酬谢您，讨厌鬼，为了您这些珠光宝气的恭维话！您那长脸、长鼻子、长头发、长手臂，想必也都是天生的？……”

●提香（1477—1526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画家。

“这么说来，您是中意圆的罗？比方说，奥托·绍尔那样的圆脸、圆眼睛，或许十来年后还有一笔尾数是圆圈的小资本……”

“这话太庸俗了。”伊丽莎白话音中流露出不满。

“您不必去数别人的钱袋，”哥特利布银行的法律顾问绍尔插话说。施蒂纳同伊丽莎白说话的当口，他一直情绪不高，只是默默地用长桨划开落日余辉映红的水波。

施蒂纳觉察自己说话过于尖刻，开始让语气转得正经些。

“请原谅，我不想惹谁生气。我只是想说，爱情同万事万物一样，也适合生存竞争的规律：强者制胜。公鹿之间常常浴血格斗，为的是胜利者可以赢得四条腿的长角母鹿作自己的配偶。人类社会里谁是强者？谁拥有资本谁就是强者。小姐，”施蒂纳把脸转向伊丽莎白，“请您设想一下，假如一夜之间我成了克雷兹●那样的富翁，不，比克雷兹还要富，就象我们可敬的卡尔·哥特利布那样家藏万贯，到那时，我这张脸在女士们心目中大概就不会显得这么长了吧？”

“还要更长！”伊丽莎白笑着回答。

“唉！”施蒂纳心中不悦，“这是因为您有美貌作资本，即使对哥特利布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挑精拣肥。我们这些区区小民只能望尘莫及。小小的秘书虽然靠近山珍海味的宴席，却只能拣些残羹冷饭，眼睁睁看着别人花天酒地，只好暗自咽口水。不是么？”

“施蒂纳，您说话真粗！”菲特说。

●克雷兹：吕底亚的皇帝（纪元前约560—546年），据古希腊传说，他拥有无数财富。

“请原谅，我一定精心挑选语汇……诚实，”施蒂纳接着说，“是我们的恶习，正好被爬在我们头上的人利用。海涅似乎说过：‘人人诚实，惟我行骗，这时诚实才是好东西。’但是眼下人人——当然不包括在坐各位——都是地道的骗子，那么，为了占有幸福，”他朝伊丽莎白·格柳克●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显然必须去当超级骗子，使其余的骗子相形见绌，反而显得象大慈大悲的善人。”

“施蒂纳，您今天取悦女士的方法实在蹩脚，”奥托·绍尔又一次插话道，“俏皮话说得过分忧伤……”

“是吗？”施蒂纳漫不经心地问。突然，他垂下头去，不再吭声。他的脸容顿时显得异常苍老。眉宇间横着一道深深的皱纹。他似乎陷入深沉的思索，象是在解答一道难题。法尔克伸出一支爪子，搭在他的膝上，目不转睛地仰视主人的脸色。

施蒂纳手握双桨，凝然不动。夕照中血红的水滴不断从桨上淌落。

伊丽莎白·格柳克凝望着施蒂纳一下子变得苍老的面容，突然打了个哆嗦，求援似地把目光转向绍尔。

蓦地，施蒂纳使劲用双桨击水，随后撂在一旁，发出一阵狂笑。

“您听着，伊丽莎白小姐，要是我成了盖世无双的强者呢？要是所有的人对我的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象法尔克那样言听计从呢？……法尔克！给我拿来！”施蒂纳一声吆喝，把一把木质刻刀扔进水里。法尔克立即箭也似地纵身窜出船舷。“对，就象这样！要是我成了世界主宰呢？”

“听我说，施蒂纳，”伊丽莎白回答，“您的尊容虽然

● 格柳克”在德语中是“幸福”的意思。

年青却老气横秋。人们往往在家庭照相簿里可以见到这种长相，而且会议论说：‘瞧，这就是年轻时的祖父。’您呢，正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年轻时的祖父’。不，您绝对成不了拿破仑！充其量混个交易所的小拿破仑罢了。”

“好哇！既然如此，我将来决不给您皇冠宫殿、金轿马车、钻石项链，也不给您宫廷侍卫、文武百官。我决不对您开恩。您要知道，我根本就不爱您。别以为我会象中世纪的骑士那样，仅仅是为了向您求婚才去创建奇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您不过是衡量我成功的一个尺度，为此而下的第一个赌注，如此而已。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

“这没什么！现在您最好还是动动桨吧。该回家了。”

施蒂纳把湿淋淋的法尔克拉上小船，它甩甩身子，溅得大家一身水。格柳克和菲特尖叫起来。

“你们这身怕水的衣裙这下可完啦，”施蒂纳一边使劲划桨，一边挖苦她们。

扁舟顺流疾驰。夕阳沉到森林背后。河面上波光粼粼，洒满点点碎金，小船四周，一团团暗蓝的阴影浓浓淡淡。潮气升腾。艾玛把一条毛茸茸的头巾披到肩上。

大家沉默不语。河面平如明镜，纹丝不动。偶尔，有小鱼跃出水面，鳞光一闪，瞬息即逝。

“施蒂纳，我没想到您这么功名心切，”绍尔打破了沉默，“您说说，当初您干吗抛开了科学上的仕途来与我们为伍，甘心充当哥特利布默默无闻的小职员？要是我没记错，您在研究大脑方面已经干出了点成绩，我在报上见到过几则报道您实验成功的简讯……这门新兴的科学叫什么来着，就是您当时醉心的那门？叫反射学？”

“这门科学我一窍不通，”伊丽莎白说。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施蒂纳说话的腔调，好象在给一群学者演讲，“反射学乃是研究人和一切生物在受到外部世界刺激后产生相应反应的一门科学，这种反应标志着生物与外界的种种关系。懂吗？”

“一点也不懂，”艾玛回答。

“我尽量讲得简单些。反射，就是通过大脑把神经的兴奋点从身体的一端传到另一端。每一个外来的感官刺激，通过大脑反射的途径引起身体某部分器官的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引起反应。小孩把手伸进火里，被火灼伤。火对皮肤的刺激通过神经传入大脑，再由大脑传到手上，于是产生相应的反应：小孩赶紧缩回手。从此他把火的印象和痛的印象联在一起。以后每当他看见火，都会惧怕地缩手。这就是我们科学家通常说的条件反射……不妨再举一个复杂点的例子。你给狗喂食，每当它吃的时候你就吹奏长笛。用音乐伴奏进餐。狗吃食物时会分泌大量唾液。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狗的意识就会把吹长笛和味觉联系起来。你只要一吹长笛，狗马上口水直淌。这就是条件反射！……请诸位想想，人类最‘神圣的’道德情操，诸如天职、忠诚、义务、诚实，甚至包括康德著名的‘绝对命令’之类，说穿了，统统不过是同狗分泌唾液毫无区别的条件反射而已！形成这种反射的过程尽管更为复杂，但实质完全相同。老实说，经过科学分析之后，我并不格外尊重这些高尚的美德……因此，有时我依稀觉得，一定有人利用这种美德的口水从中渔利，有人在吹奏宗教、道德、义务、诚实的长笛，而我们这群蠢货则大淌其口水。是抛弃这一切陈词滥调的时候了！别再跟着旧道德的笛子跳舞吧！……”

绍尔决意改变话题，他想再问问，为什么施蒂纳要抛弃

科学上的锦绣前程。

“您很博学多才，施蒂纳，”他说，“要是留在科学界，也许很快就能功成名遂。”

“告诉您实话吧，尊敬的绍尔，”施蒂纳眼里闪烁着狡黠的火花，“我解剖过上千人的大脑，结果竟找不到一星半点智慧。于是我想，这些脑子被精心烹调之后摆在我们大慈大悲的老板的餐桌上，这时同它们打交道要有趣得多。”

“您又放肆了！”背后传来菲特的声音。

“万分抱歉！不过我可以向您担保，我们的哥特利布绝不吃人肉。这不过是譬喻罢了，哈哈！比方说，我有一种感觉，明天早上他就会一口吃掉‘焦波费尔兄弟’银行大楼……我只是想说，中世纪的权贵们醉心炼丹炼金，是因为他们家里有肉林酒池。可现在……尽管我和绍尔不过是默默无闻的银行小职员，尽管你们这些漂亮的小姐也不过是打字员和速记员，但收入却高于任何一个年青的科学博士。你们瞧，我说话十分坦率。不是我第一个，也不是我最后一个宁肯攫取眼前的蝇头小利，不去苦挣未来的科学发明权。不过，结果如何也很难说。学校教导我们，两点之间最短的是直线。但这仅仅是数学，一种纯抽象的玩意儿。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直线……停下！我们到了。现在，”他转身对艾玛·菲特点说，“请把手递给我，我送您去车站……”

施蒂纳和菲特先走一步。

绍尔付过船租，同伊丽莎白手挽手缓步朝火车站方向走去。

暮色苍苍茫茫。天空星光闪烁。路上空寂无人。

“瞧，星星一个劲儿眨眼！说不定要下雨……”绍尔说。

“是的，但我们赶回去还来得及，”伊丽莎白回答。

“伊丽莎白，玩得痛快吗？”

“您这样称呼我未免太亲昵了吧？”伊丽莎白含笑反问，没等绍尔开口，她忙接着说，“别替自己辩白了。要是没有施蒂纳这个讨厌的空谈家，我一定玩得很痛快。竟有这种夸夸其谈的人！象只喜鹊似的叽叽喳喳，简直不让别人开口。还那么自命不凡！”

“对，空谈家……”绍尔若有所思地说，“可我倒想劝您，伊丽莎白，同这位空谈家相处可要格外谨慎。”

伊丽莎白诧异地望望绍尔。

“难道我同他刚才有失检点啦？”接着，她发出一串银铃似的笑声，高声嚷道：“不，奥托，您这是在吃醋！岂不太早了点？我还没有答应您呢。也许我会变卦。”

“您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我的心都捏紧了……空谈家！当然是个空谈家，可这个人又精明又狡猾。您听见他那番关于诚实和曲线的话没有？这是一种危险的哲学。说实话，连我也有些怕他，替您、替哥特利布老头捏一把汗……这个空谈家决不是无的放矢。他话里有话。他究竟想谋图什么？要是他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来，我不会感到奇怪……”

伊丽莎白回想起施蒂纳那张凝神钦思的脸，回想起它在血红的夕照中一下子变得那么苍老，顿时心里感到一阵恐怖，她情不自禁地抓紧了绍尔的手。

“还有，它竟然能骗取哥特利布的信任！老头儿现在一步也离不开他，让他搬到自己家里……每天晚上，施蒂纳就要狗给老头开心……”

“奥托，说句公道话，他的狗确实了不起。”

“我不否认。从驯兽角度来看，他的狗可算名列前茅，尤